

旋风系列

高庸作品集

铁莲花

构思情节，奇特新颖；
塑造人物，巧夺造化；
对话口语，寒永洗练；
作品风格，不同俗流。
武侠之名著，收藏之精品。



第

1

卷

珠海出版社

铁莲花

高庸作品集

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
图书馆藏书



200703097

珠海出版社



729.5/
986:267

雅而不俗 高而不庸

——《高庸作品集》序

罗立群

高庸，台湾著名武侠小说作家和电视剧编剧，现移居国外。

高庸，本名王泽远，1932年出生，祖籍四川西充。他出身名门，令尊曾是守护一方的不折不扣的“封疆”大吏。由于世事变化，家境日衰，高中肄业以后，便在台湾经营“小说出租店”谋生。

高庸自幼酷爱读书，雅爱词章，聪慧过人，在经营“小说出租店”期间，他整日拥坐在小说堆里，埋头读书，加上他显赫的门第出身、离乱的身世经历，以及他的对世态炎凉的感悟，他终于激发起创作武侠小说的欲望。

高庸投身武侠小说创作是在1960年，署名为“令狐玄”。由于他从小就着迷还珠楼主的《蜀山剑侠传》，成年后又倾倒于金庸的武侠小说，因此，他早期的创作如《九玄神功》、《血影人》、《残剑孤星》等书，受还珠楼主和金庸的影响极大，这种情况，直到他以后创作，仍不

能完全加以摆脱。

1963年，他仗剑再次杀入江湖，笔名改为“高庸”，取意为“高雅而不平庸”。《感天录》是他重入江湖的进见礼，也是他开始名震武林的第一部佳作。嗣后，高庸陆续推出《圣心劫》、《天龙卷》、《玉连环》、《风铃剑》、《铁莲花》、《旋风十八骑》（又名《纸刀》）等武侠精品，成为驰誉一时的著名武侠小说家。

正当走红之际，机缘巧合，他结识了许多影、视圈人士，于是，转而创作电视连续剧，终至一发不可收，最后退出“江湖”，成为一名响当当的编剧。

从1960年初入江湖到1976年退出江湖，高庸在武侠天地里闯荡了16年，创作了近20部武侠小说。除了几部早期作品模仿痕迹较重，水准平平之外，其余大部分创作均可称为武侠精品，有其独特的魅力和特色。

高庸善于创造故事，对营构小说情节更是精益求精，其情节布局诡奇多变，不落俗套，不走常规，常令读者拍案叫绝。

《旋风十八骑》开篇即以劫镖、保镖这一情节引出几路豪杰的明争暗斗。以劫镖、护镖为线索，布悬疑，摆迷阵，前人作品多有涉猎，武侠大家白羽、梁羽生更熟用此套。但高庸却能自出机杼，别出心裁，在相同套路中创出自己的“新招”。他先营造押镖、夺镖双方的气氛，双方各自在首脑人物策划下有条不紊地按计划行事，双方的头面人物都是足智多谋的高手，可谓“棋逢对手，将

遇良才”，由此展开了一场斗智斗力的比赛，而劫镖一方又分为几路人马，各有打算，暗自较劲。围绕“劫镖”一事引出的故事、争斗，精采绝伦，其艺术匠心直可媲美《水浒传》中的“智取生辰纲”。然而，令人叫绝的还不在此，当旋风十八骑几经周折，终于劫镖得手之后，谁知镖箱内并没有赃官的珍宝，而是一位姿色出众的妙龄少女，并由此牵出江湖谋杀案、古画《百鲤图》以及“鬼眼”金三的诈死等多种疑案，真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使读者如入山阴道上，目不暇接，表现出作者出色的创作才华。

金庸注重细心刻画人物形象，其作品中的人物，大都“可圈可点”，生动传神，使读者如见其人，如闻其声。

《天龙卷》中，主人公江涛这一人物塑造得极为成功。江涛幼遭巨变，身负奇冤，他扮愚藏拙，等待时机。他仁勇兼备，在悬崖断桥上，为抢救梅剑虹、罗小梅，不惜以身犯险，舍命相陪。当他身怀武林秘籍《擎天七式》剑谱译本，而被各路人马追杀之时，毅然采用“釜底抽薪”之计，将剑谱公布于天下，使人人均可凭聪明才智参悟修习，不让少数野心家以此危害整个武林，表现出他的大仁大智大勇，他的出色人品和高尚的境界。小说中其他人物也塑造得栩栩如生，如痴情、善良、可爱的少女燕玲，诙谐、耿直、刚烈的“千面神丐”朱烈，老奸巨猾、心狠手辣的“碧目仙翁”颜光甫，都惟妙惟肖，各极其致。

金庸小说的语言，简洁洗炼，雅俗结合，尤其是书中人物的对话和口语，更是符合人物的身份、地位、年龄和当时的心境，隽永、顺畅，亦庄亦谐，殆为一般作家无法企及，为其小说增色不少。

需要特别指出的是，金庸是饱含着人世间的热情、至爱以及浸淫着对人生的感受来创作武侠小说的，因此，他赋予作品鲜明的主题，也赋予人物形象生命的光辉，他创作的武侠小说有着悲天悯人的侠者情怀，是有血有泪，可歌可泣、张杨人性、颂赞仁爱的武侠佳作。

烈日当空，万里无云。

双槐驿几乎要被火毒的太阳烤焦了，热风卷起满天黄尘，每一粒泥沙都是滚烫的。

除了驿站石屋前那两棵高大的槐树，四周一片枯黄，见不到半点绿意。

金三太爷就坐在槐树树荫下。

在他身后，并排站着四个剽悍的年轻人，同式的白色麻纱短衫，白丝绸长裤，白布护腿，白皮箭靴，甚至头上的斗笠和肩后的剑穗，都是一色雪白。

尽管风沙扑面，骄阳似火，四个白衣人的身子，仍然挺得像标枪一样直，八只眼睛，眨也不眨瞪着由西方延伸过来的黄泥古道。

金三太爷也注视着古道尽头，眉端深锁，目光中明显流露出几分焦急。

古道上只有阵阵飞卷的尘土，此外，什么也看不见。

金三太爷分明在等待什么，而且已经等了不少时间了。

什么事能劳动金三太爷甘冒酷暑来到双槐驿？

什么人能使金三太爷亲自坐在这荒凉小驿站上等候？

哦！来了。

一阵黄尘卷过，古道上飞一般驰来三骑健马。

马色枣黄，马上人也浑身黄衣，难怪卷在黄尘中不易看出来，等到看见，人和马都已经到了近前。

三骑同时勒缰，健马昂嘶，人影落地，为首是个四十多岁的矮胖子，后面是两名挎刀壮汉。

三人脸上全是汗渍和尘土，分明刚经过一番风尘仆仆，兼程赶到这儿来。

金三太爷没等他们喘过气来下巴微抬，问道：“如何？”

矮胖子拱手答道：“刚得到传报，车子由金钩杨玉田亲自押送，虎牢三剑同行，清晨已过赤金峡，两个时辰以内可以到双槐驿。”

金三太爷点一点头，又问道：“沿途情形呢？”

矮胖子道：“已经遵照老爷的指示，沿途驿站酒店共计七家，都已给价收卖，封闭水井，拆去炉灶，食物全部毁弃，水缸里也泡了死老鼠……六十里内，他们绝对找不到一样可吃的东西，一滴可喝的水……”

金三太爷半闭着眼睛，一面倾听，一面微微颌首。

“……附近三百三十四户居民，也都在三天以前全部搬迁一空，每户发给一百两银子，田产牲畜另外折价，如今已是鸡犬绝迹，不见人烟。”

“唔！很好！”

金三太爷抬头望望天际那火球般的烈日，嘴角不禁绽现出一抹得意的微笑，喃喃自语道：“金钩老杨是条好汉，虎牢三剑也算得是一流高手，可是，在饥渴交迫之下，再顶着

火辣辣的日头，纵是铁打金刚也要被溶化了。”

矮胖子陪着笑脸道：“老爷子神机妙算，任凭那杨玉田再谨慎，今天也非栽个大跟斗不可了。”

金三太爷淡淡一笑，站起身来，说道：“这儿你也好好安排一下，金钩杨玉田为人精明，当心别露出了破绽，事成以后，立刻带人来见我。”

“是！”

矮胖子答应得颇有自信！”

“老爷子请放心，那杨玉田就是生了翅膀，也飞不出老爷子的手掌心。”

金三太走了两步，忽又停住道：“我让古家兄弟留在附近，必要时可助你一臂之力，但务必要记住，除非万不得已，咱们自己的人最好不要露面。”

“是！是！”

矮胖子连声应诺，目送金三太爷上了马，在古家四兄弟簇拥下，离开了双槐驿石屋，转身对两名挎刀壮汉摆摆手说道：“把毕老三叫出来。”

※ ※ ※

毕老三是個又瘦又黑的穷叫化，浑身没有四两肉，满头乱发，一身破衣，搭拉着眼皮，一副三天没吃饭的样子。

可是，他一见矮胖子，就像小鬼遇见城隍爷似的，精神突然一振，急忙趋前两步，恭恭敬敬作了个长揖，道：“小的毕虎，见过吴大总管。”

矮胖子吴总管只从鼻孔里轻轻嗯了一声，算是还礼，冷着脸道：“我交待你的事，你都记住了？”

毕老三忙道：“记住了，小的把总管的吩咐背了一百多

遍，每一句话，每一个字，全记在脑瓜子里了。”

吴总管道：“这是咱们老爷子可怜你无亲无故，流落街头，也是我极力保荐，才赏给你这个发财的机会。”

“是！是！是！”

毕老三的鼻子差点碰到地面：“小的一定全力以赴去办事，不让老爷子和吴总管失望。”

“你要知道，这件事关系重大，老爷子托了我，我再交给你，你若把事给办砸了，那可……”

“总管请放心，小的知道轻重，绝对不会弄砸。”

“那就好！”

吴总管一挥手，和两名壮汉上了马，叮嘱道：“车子不久就到，你先把附近马蹄痕印清扫干净，店里也赶快准备一下，小心侍候。”

三人勒转马缰，正要离去，毕老三忽然伸出手，涎着脸轻问道：“吴总管，请问……小的那一百两赏银，应该到什么地方去领……”

吴总管回过头，不耐烦地道：“等着向金钩杨玉田去拿吧，他若只给你九十九两，你也别把酒搬出来……”

马蹄扬起飞尘，转瞬间已消失在东去的路头。

双槐驿又恢复了原来荒凉和死寂，尘土蔽空的古道，火毒的太阳，高耸的树，孤独的石屋……

× × ×

骄阳，古道，黄尘。

辚辚车声从古道尽头传过来，不久，出现了一队人马

那是二十几条皂衣汉子，簇拥着一辆囚车。

车前一骑当先开路，马上坐着兰州府的总捕头，金钩杨玉田，方脸，浓眉，阔肩，粗腰，两柄金光闪闪的护手钩，斜挂在马鞍旁。

车后三骑马上，是三个浑身劲装的中年人，黑色服，配着黑色剑穗，连马匹也是漆黑色。

这一抹黑色，透着深深杀气，令人望而生畏。

但这时，无论人和马，都蒙上一层黄土，烈日当头，挥汗如雨，人跟马匹同样显得精疲力竭，困顿不堪。

最辛苦莫过于那推车的车夫，全身衣服早被汗水浸透，干枯的嘴唇已呈灰白色，脚步蹒跚，踉跄欲倒，若非旁边有人帮扶着，只怕囚车早就翻进路沟里了。

最舒适的，却是囚车中那位犯人。

他盘膝坐在车笼里，头部露出槛外，既不必自己走路，更无须负荷推车，竟然勾着脖子，呼呼地熟睡了。

人在囚槛，镣铐加身，真亏他一点也不在意，居然睡得那么沉，阵阵鼾声，仍然那么起落有序。

旁边一名捕快低声咒骂道：“娘的，他倒挺会享福，咱们被烤得头上冒火，身上出油，他倒睡起大头觉来。”

另一个摇摇头道：“他当然笃定睡觉啦，砍头也不过碗大的疤，反正是活不成了，不睡白不睡。”

“哼！六扇门差事真不是人干的，下辈子我宁可变狗，也不干这种犯人都不如的捕快了。”

“少说两句吧！连杨老总不也是跟咱们一样，整整这一路下来几十里地，何曾捞到一口水喝！”

“呃！说来真他娘的怪事，上次经过这条路，一切都还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变得荒无人烟了呢？”

“我猜，八成这一带发生了什么灾害。”

“那准是闹瘟疫，否则，不可能居民逃得一个不剩。”

听见这话的，都不禁由心底冒出一股寒意。

谁也没接口，因为没有人能否认眼前的事实，却又都不愿意承认这是事实。

过了好一会，有人轻吁道：“你们瞧，那不是双槐驿到了么？”

立刻又有人道：“到了又如何？还不是跟前面一样，灶倒墙塌，水缸里泡着死老鼠。”

双槐驿在人们心里刚燃的一丝希望，又被这一盆冷水浇熄。

不久，车马到了石屋前。

金钩杨玉田举目四望，道：“囚车先推到树荫下歇着，小心戒备，不准擅离。”

捕快们早就盼望着这句话，连忙推着囚车奔进了树荫底下。

有树叶遮隔阳光，人人都感觉到眼前一暗，凉意附身，二十几条汉子围在囚车四周，喘气的喘气，抹汗的抹汗，真是说不出的舒服。

金钩杨玉田下了马，大声道：“过来一个人，到石屋去瞧瞧里面还有人没有？”

捕快们彼此互望，谁也不肯动。

大家肚里都怀着一个想法：一路下来，几十里内人烟绝灭，看情形这儿也不会例外，与其花工夫去搜查一座空屋，不如在树荫下多凉快一会儿。

杨玉田何尝不了解众人的心思，于是举着手指道：“陈

六，康八，你两个进屋去找找看，没有人，或许还有什么吃的喝的东西。”

被指名出列的陈六和康八虽然满肚子不情愿，也只得懒洋洋地离开了树下阴凉地，手按刀柄，向石屋走，口里却在嘀咕着：“找有屁用，有吃的喝的，还能轮到咱们？早给饿鬼吃光了……”

就在这时候，石屋门口突然摇摇晃晃出现一条人影。

陈六和康八猛抬头，真的以为白日见鬼，一声惊呼，掉头就跑……

杨玉田也吃了一惊，急忙摘下护手双钩，横身挡住囚车，喝道：“什么人？”

人影缓缓从屋门走出来：“我姓毕，是这儿酒店的掌柜。”

大伙儿全怔住了，想不到双槐驿居然还有活人！

有人就可能有食物，大伙儿心里又燃起希望。

杨玉田道：“屋里还有没有别人？”

毕老三摇摇头道：“只有我一个。”

“其他的人呢？”

“听说里泉驿闹瘟疫，附近数十里的人全逃光了，只剩我守着这间店，舍不得走。”

果然是闹瘟疫，大伙儿的心都往下沉……

杨玉田突然一探左手钩，寒光闪处，已钩住了毕老三的颈脖子。

毕老三吓得一哆嗦，急道：“你……你这是要干什么？”

杨玉田用钩端轻轻抬起毕老三的下颚，在阳光下仔细看了一眼，道：“毕掌柜，你不像有病的样子？”

毕老三道：“我本来没病，若有病岂不早就死了。”

“可是，你说这里闹瘟疫？”

“我说的是里泉驿，或许瘟疫还没有到双槐驿来。”

“唔——没病就好。”

杨玉田点点头，收了双钩，道：“你这店里，可还有吃的东西？卖些给咱们。”

毕老三耸耸肩，道：“能吃的早已吃光，最后还剩下几十个鸡蛋。”

杨玉田道：“鸡蛋也很好，快替咱们煮熟送来。”

毕老三摇头道：“那是我留着活命的，不能卖。”

“毕掌柜，咱们是兰州府的官差，押解要犯路过此地，已经整整一天没进过饮食……”

“对不起，那些鸡蛋就是我的命，天王老子来也不能卖。”

咱们愿意多给你银子。”

“再多银子也不行，你们只为了填肚子，我却要靠它活下去。”

杨玉田想了想，道：“那么店里有酒没有？分售一些给咱们解解渴。”

毕老三道：“酒倒有一大坛子——”

众人一听说有酒，不由齐声欢呼起来。

陈六和康八更是迫不及待，争先恐后向石屋奔去。

“喂！等一等。”

毕老三忽然张开双臂，挡住了屋门，道：“酒是可以卖给你们，但得先讲好价钱。”

杨玉田笑道：“你要多少钱？你说吧！”

毕老三伸出一个手指头，缓缓说道：“这个数。”

杨玉田道：“一两银子？”

毕老三冷笑道：“那只好看看酒坛子。”

杨玉田道：“这么说，竟是十两银子一坛酒？未免太贵了些……好吧，看在瘟疫成灾，进货不易，咱们买下了。”

毕老三漠然说道：“十两银子，只能闻闻酒香。”

杨玉田道：“你究竟想要多少？”

毕老三道：“十个十两。”

“什么？一百两？”

杨玉田张大眼睛，失声道：“你……一坛酒你居然敢卖一百两银子？”

毕老三道：“不错！”

捕快们都勃然大怒，纷纷叱骂……

“这小子一定是疯了，瘟疫烧得他胡乱话！”

“我看这小子是穷疯，哄抬物价，扰乱金融，眼睛里还有王法吗？”

“大爷们走到哪里都是白吃白喝，给钱已是破例赏脸，这小子竟敢敲大爷们的竹杠！”

“给他脸不要脸，干脆一链子锁了他，咱们自己去搬酒……”

杨玉田摆摆手道：“不许起哄，这儿是疫区，一物胜金，也是情理中事，嫌贵咱们可以不买，却不能怪他漫天喊价。”

捕快们不敢争辩，却一个个怒目瞪着毕老三，恨不得将他生吞活剥。

杨玉田含笑拱手道：“毕掌柜，我跟你打个商量如何？”

毕老三道：“没有什么好商量，一百两银子，少一个子

儿也不卖。”

杨玉田道：“咱们愿意出一百两银子，只希望你能将鸡蛋也分售一半，让咱们填填肚子好赶路，这总行吧？”

毕老三看看那些捕快的脸色，终于没敢再坚持，伸手道：“那得先付银子，要现银，不收银票。”

杨玉田从马鞍旁取下银包，算了算，还不够一百两，又将虎牢三剑身上的碎银借来，才勉强凑足百两之数，交给了毕老三。

有钱能使鬼推磨，不片刻，酒搬出来了。

捕快们都舔着干裂的嘴唇，兴冲冲的围过来。

杨玉田却拦住众人，亲自拍开封泥，凑近坛口闻了闻，然后倒出了一碗酒，递给了毕老三。

毕老三说道：“你是怕酒里有毒，要我先喝？”

杨玉田道：“对不起，咱们官差在身，不能不谨慎。”

毕老三毫不犹豫，接酒一饮而尽，又自己倒了一碗，仰脖子再喝光……

他还想倒第三碗酒，却被康八将酒碗夺了过去，骂道：“一百两银子一坛酒，得折合多少银子一碗？你倒越喝越上瘾了？”

众人见毕老三试饮后并无异状，不禁又跃跃欲动。

杨玉田低喝道：“别忙，药性有急缓之分，且再忍耐一会儿。”

大伙儿只好强忍着渴意，眼巴巴望着酒坛子直咽唾沫。

足足过了一顿饭之久，毕老三仍然行若无事，丝毫没有中毒的现象。

阵阵酒香扑鼻，挠得众人心痒难抓。

有人忍不住低声嘀咕道：“根本没有什么毒嘛，何苦庸人自扰……”

又有人道：“我宁可被毒死，也不愿这样被渴死……。”

“唉！可惜便宜了那黑良心掌柜，早知要尝试酒中有没有毒？我才头一个就愿意干……”

这些闲话，杨玉田全当没听见，只全神贯注着毕老三，仔细观察他的每一细微反应。

前后等了将近半个时辰，毕老三仍旧神色如常，毫无异样症状。

杨玉田这才释然摆了摆手，道：“每人限喝一碗，剩下的留着，等一会还得送鸡蛋下肚子……”

话还没说完，捕快们已经一拥而上。

这坛酒，对一个渴得快要发昏的人来说真是无异玉液琼浆，活命仙露。

喝完一碗，人人都觉得意犹未尽，但杨玉田一向待人平等而严厉，他自己和虎牢三剑也同样每人只分饮一碗，涓滴不多，大伙儿无话可说，只有忍着。

老三问道：“现在，我可以去煮鸡蛋了吧？”

杨玉田笑笑道：“当然，我派两位兄弟去帮你生火煮蛋。”

向陈六和康八啾啾嘴。

两人会意，这是杨玉田不放心毕老三，防他在煮蛋时弄什么手脚，特派两人名为帮忙，实为监视。

毕老三好像一点儿也没发觉，欣然领着两人向石屋走去。

才走了五六步，毕老三突然连晃了两晃，整个人就像一